

欧文·肖

富人·穷人



当代外国文学

富人·穷人

二

〔美〕欧·文·肖 著

冯亦代 任吉生 石永礼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第 五 章

一九五五年

“为什么你一定要来接我？”比利抱怨说。他们正向家走去。“好象我是个娃娃。”

“要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自个儿来回啦，”她说，在穿过街心时本能地拉住他的手。

“什么时候？”

“要不了多久。”

“什么时候？”

“等你到十岁。”

“啊，上帝。”

“你知道不该说这种话。”

“爸爸老说。”

“你不是爸爸。”

“有时你也这样。”

“你也不是我。而且我也不该这样说。”

“那么，为什么你要说呢？”

“因为，我生气了。”

“现在我也生气了。别的孩子的妈妈都不在校门口等，把他们当娃娃似的。他们都自己回家。”

格丽卿知道这是真的，而她是个神经质的母亲，对斯普克不忠实，不是她，便是比利，或是她俩日后都要还这笔债。但是她简直不能设想孩子在格林威治村交通不安全的街头走动。她向威利多次提出，为了儿子的缘故搬到郊区去住，可是威利不赞成，说：“我不是斯卡斯达尔^①那号人。”

她不知道斯卡斯达尔那号人是什么样的。她知道许多人住在斯卡斯达尔，或是住在很象斯卡斯达尔的那种地方，那号人看来和住在别处的人一样——酗酒的，把妻子做交易的，上教堂的，搞政治的，爱国的，搞学问的，自杀的，什么人都有。

“什么时候？”比利又固执地问，一边从她手里挣脱出手。

“等你到十岁，”她重复说。

“那得整整一年哟，”他哀诉着。

“你会奇怪日子过得多快呀，”她说。“现在把你的上衣扣好。你会着凉的。”他一直在学校广场上玩球，眼前还在流汗。十月黄昏的空气是凉飕飕的，赫德森河上还起了风。

“整整一年，”比利说，“简直残忍。”

她笑了，弯下身来吻吻他的头顶，他避开身去。“不要在众人面前吻我，”他说。

一条大狗向他们跑来，她想不叫比利去拍它，却没敢说出口。“老朋友，”比利说，“老朋友，”随手拍拍狗脑袋，拉拉狗耳朵，在动物的王国里应付裕如。他没想到活的东西会伤害他，格丽卿思忖着。除了他自己的妈妈。

狗摇着尾巴，向前跑去了。

^① 纽约市的一个区。

他们到了自己住家的那条街，平安无事。格丽卿让比利在她后面游荡，随他在便道的裂缝间摇摇晃晃地走着玩。她走到住宅的褐石门前，看见鲁道夫和乔尼·希思倚着门廊站在屋前。他们各自提着一个盛酒瓶的纸袋。她去接比利时，只在头上披了块头巾，穿一件旧上衣，连家常穿的长裤也懒得换掉。她走近鲁道夫和乔尼时感到自己那个脏劲儿，而他们都穿得干干净净，一副年轻商人的打扮，甚至还戴着帽子呢。

她已经习惯于在纽约经常会见鲁道夫。过去六个多月来，他每星期要到纽约来两三次，穿着他那套年轻商人的服装。考德伍德和乔尼·希思的经纪人办事处正在进行一桩买卖，虽然她问到鲁道夫时，鲁道夫总想解说清楚，可她还是弄不清详情细节。这是有关创办一家名叫第西企业的综合公司，公司的名称用了邓肯·考德伍德姓名开头两个字母。估计鲁道夫终将成为富人，使他离开那爿店，而且至少在半年中离开威特比。他要求她给找一处小小的带家具的公寓房子。

鲁道夫和乔尼看来都有些酒意，好象他们已经喝了几杯。她从褐色纸袋露出来的金色包装纸上料到他们带的是几瓶香槟酒。“嗨，好家伙，”她说。“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要来？”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来，”鲁道夫说。“这是次临时的庆祝。”他吻了下她的面颊。他没喝过酒。

“嗨，比利，”他对小男孩说。

“嗨，”比利含含糊糊招呼了一下。甥舅的关系是微妙的。比利管舅舅叫鲁迪。格丽卿不时要她的孩子讲点礼貌，叫声鲁道夫舅舅，但是威利支持他的儿子，说：“老一套，老一套。”

别把孩子养成个伪君子。”

“上楼去吧，”格丽卿说，“我们把这几瓶酒开了。”

起坐间里一团糟。她现在在这儿工作，把楼上的房间完全让出给比利，这儿还有她答应月初交稿的两篇稿子的一些零星材料。书籍、笔记、残余的纸张散放在书桌和另外几张桌子上。甚至沙发上也不能幸免。她不是个井井有条的人，偶尔想收拾一下，反而把屋子弄得更乱。她工作时一支接一支抽烟，塞满烟头的烟灰缸到处都是。威利自己也不那么干净，却也不时埋怨。“这不是一个家，”他说，“这是他妈的一家小报馆的城市新闻编辑室。”

她注意到鲁道夫对这间屋子用责备的眼光很快地扫了一眼。他现在还是以一個爱挑剔的十九岁姑娘来衡量她吗？对这位无瑕可找的、穿著体面的兄弟，她冒起了一团无名怒火。我在维持一个家，我在赚钱谋生，不要忘记这一切，兄弟。

“比利，”她一面说，一面格外精细地挂好上衣和头巾，似乎可以弥补一下乱糟糟的房间。“上楼去做功课吧。”

“啊……”比利说，他并不愿意和这些成年人在一起，他在楼下只是出于礼貌。

“走吧，比利。”

他快快活活上楼去了，却装得象是不乐意的样子。

格丽卿拿出三只玻璃杯。“庆祝什么？”她问鲁道夫，他正在开香槟酒瓶。

“我们成交了，”鲁道夫答道。“今天我们最后签了字。这一辈子，我们可以早上、中午、晚上全喝香槟酒了。”他把瓶塞子打开，倒酒时让泡沫全泼在手上了。

“那太妙啦，”格丽卿机械地说着。要她理解鲁道夫这种一头扎进生意经的劲儿，实在太困难了。

他们碰了杯。

“为第西企业和董事长干杯，”乔尼说。“为新出现的巨头干杯。”

两个男人笑了，神经还是紧张的。他们给格丽卿一种古怪的印象，他们象是一场灾祸的幸存者，差不多是歇斯底里地在庆贺他们的死里逃生。那些商业区的办公楼里在搞些什么呢，格丽卿捉摸着。

鲁道夫无法定心坐下来。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手拿着玻璃杯，一手打开书本，瞧瞧她书桌上的乱劲，又去翻动报纸。他显得消瘦，神情不安，一双眼睛十分明亮，双颊深陷。

比较起来，乔尼看来就丰满、柔和、光溜，一点也不露锋芒，现在手里拿着杯子，从容不迫，差不多昏昏欲睡了。他比鲁道夫更懂得生财之道，随时准备大捞一票或是倾家荡产。

鲁道夫打开了收音机，正奏着《皇帝协奏曲》^①第一乐章的中段。鲁道夫咧嘴笑了。“他们在演奏我们的歌，”他对乔尼说，“庆祝财神的音乐。”

“别胡说啦，”格丽卿道。“你们这伙人说的话使我感到自己是个穷光蛋。”

“要是威利有头脑的话，”乔尼说，“他会想方设法去乞讨、借债，或者盗窃一些钱财挤进第西企业的底层来。我说的是老实话。这生意发展起来前途无量。”

① 贝多芬(1770—1827)所作第五钢琴协奏曲。

“威利嘛，”格丽卿说，“乞讨顾面子，借债出了名，盗窃没胆量。”

“你在数落我的朋友，”乔尼说，假装惊讶。

“他过去也是我的朋友，”格丽卿道。

“再来点儿香槟，”乔尼一边说一边倒酒。

鲁道夫从她书桌上拿起一张纸。“‘侏儒的时代’，”他读着，“这是什么样的题目？”

“这原是写这一季度新电视节目的文章的，”格丽卿说，“有点儿离题太远了。去年的戏，今年的戏，一大批小说，艾森豪威尔的内阁，建筑，公共道德，教育……我对比利所受的教育吃了一惊，这也许是我开始离题的地方。”

鲁道夫读着第一段。“你太粗暴了，”他说。

“他们出钱就是要我专门骂人的，”格丽卿说。“这是我的生财之道。”

“你真的感到象你说的那样漆黑一团吗？”鲁道夫问。

“是这样，”她说，一面把酒杯递向乔尼。

电话铃响了。“可能是威利来说他不能回家吃晚饭，”格丽卿说。她站起身来，走向书桌上的电话机。“喂，”她说，声音里早透露出不快的口吻。她听着，奇怪了。“请等一会儿，”她道，随着把话筒递给鲁道夫。“是你的，”她说。

“我的？”鲁道夫耸耸肩。“没人知道我在这儿呀。”

“那个人要乔达虚先生。”

“什么事？”鲁道夫对话筒说。

“乔达虚吗？”声音沙哑，鬼鬼祟祟的。

“是的。”

“我是阿尔。今晚我为你下了五百块钱的赌注。一笔好价钱。七对五。”

“等一下，”鲁道夫说，但是电话挂断了。他瞪着手里的话筒。“真是怪事。打电话的是个名叫阿尔的人，他说今晚给我下了五百块钱赌注，输赢是七对五。格丽卿，你暗地里在赌钱吗？”

“我不认识什么阿尔，”她道，“我也没有五百块钱，此外他要的是乔达虚先生，不是乔达虚小姐。”她用未婚前的名姓写作，在曼哈顿电话簿上也是用的格·乔达虚名字。

“那才见鬼了，”鲁道夫说。“我告诉过人这个电话号码吗？”他问乔尼。

“我没听说过，”乔尼说。

“他一定把号码搞混了，”格丽卿道。

“这也说不通啊，”鲁道夫说。“纽约有多少个乔达虚？你曾经遇到过吗？”

格丽卿摇摇头。

“曼哈顿电话簿在哪儿？”

格丽卿指了下，鲁道夫拿起来翻到乔字一栏。“托·乔达虚，”他念着，“西九十三条街。”他慢慢地合上了簿子，放了下来。“托·乔达虚，”他对格丽卿说，“你说这可能吗？”

“我希望不是。”格丽卿道。

“你们在说什么？”乔尼问。

“我们有个兄弟叫托马斯，”鲁道夫说。

“家里最小的一个，”格丽卿说，“够呛。”

“十年来，我们没见过他，也没听人说过，”鲁道夫说。

“乔达虚家是多么亲密的一家呀，”格丽卿说。累了一天，香槟酒开始发挥作用了，她便懒洋洋地靠在睡椅上，这才想起她连午饭也没吃。

“他干什么的？”乔尼问。“你们的兄弟？”

“我一点也不知道，”鲁道夫回答。

“如果要按他早年的情况，”格丽卿说，“他该正在躲避警察。”

“我来找找，”鲁道夫又打开电话簿，找到了西九十三条街托·乔达虚的号码。他拨动号码盘，一个女人来接电话，声音听来很年轻。

“晚安，太太，”鲁道夫说，不带感情，公事公办。“我可以和托马斯·乔达虚先生谈话吗？”

“不，你不能，”女人回答道。她有一口高亢、刺耳的女高音声调。“你是谁？”这回用的是怀疑的口气。

“他的一个朋友，”鲁道夫说。“乔达虚先生在家吗？”

“他在睡觉，”那女人怒气冲冲地说。“他今晚上要打一场，没有时间和任何人说话。”

那面砰的一声把话筒放下了。

鲁道夫是把话筒拿得离开耳朵远远的，而那个女人说话又很响，所以格丽卿和乔尼两人都能听到谈话的每一个字。

“今晚在学校广场上打一场，”格丽卿说，“听来倒象我们的汤姆。”

鲁道夫拿起书桌旁椅子上的《纽约时报》，翻到体育栏。“在这儿，”他说。“压轴赛。汤姆·乔达虚对维吉尔·沃特斯，中量级，十回合。阳光花园。”

“听来有点儿田园风味，”格丽卿说。

“我要去，”鲁道夫说。

“为什么？”格丽卿问。

“说到头，他是我弟弟。”

“没有他，我也过了十年，”格丽卿说。“我还想再过二十年才见他。”

“乔尼？”鲁道夫转向希思。

“对不起，”乔尼说，“有人请我吃晚饭。告诉我一切经过好了。”

电话铃又响了。鲁道夫急切地拿起话筒，却是威利的声音。“嗨，鲁迪，”威利说。他身后一片酒吧间的喧闹。“不，我不一定要和她说话，”威利说。“只要告诉她我很抱歉，今晚有个事务性的宴会，我很晚才能回来。告诉她不要等我。”

格丽卿微微一笑，躺在睡椅上。“不用告诉我他说了些什么。”

“他不回家来吃晚饭了。”

“我也不用等他。”

“就是那一类的话。”

“乔尼，”格丽卿说，“现在可以开第二瓶了吗？”

等到他们喝完第二瓶，格丽卿打电话找了个临时照看孩子的人，他们也找到了阳光花园的地址。她进去洗了个淋浴，拢了拢头发，换了件深色毛料衣服，怀疑这身衣服合不合适去看拳击赛。她身材瘦了些，这种衣服有点儿宽大，但是两个男人一看就赞赏，她看到他们表情，心里感到愉快。我不能使自己落个丑陋的样儿，她想。永远不。

等到照看孩子的人来了，格丽卿给她指示一番，便和鲁道夫及乔尼离开了公寓。他们上附近一家专卖牛排的饭馆。乔尼陪他们在酒吧那儿喝了一杯，说“谢谢你们请喝酒”，接着就想先走了，这时鲁道夫说：“我身边只有五块钱，”他笑笑，“乔尼，今晚上你给我当次银行老板，行吗？”

乔尼拿出钱包，放下五张十元的钞票。“够了吗？”他说。

“多谢。”鲁道夫把钞票随意往衣袋里一塞。他又笑了。

“有什么可笑的？”格丽卿问。

“我从来不去想会有那么一天，”鲁道夫说，“简直不知道自己口袋里装了多少钱。”

“你已经有了富人那种不操心和不在乎的派头了，”乔尼一本正经说。“祝贺你。明天我在办公室等你，鲁迪。我希望你兄弟打赢。”

“我希望他连脑袋也被人打掉，”格丽卿说。

引座员把他们带到离拳击台边三排远的座位时，场上正在进行一场次要的比赛。格丽卿注意到场内女人很少，而且也没有一个穿黑毛料衣服的。以前她从来没看过职业拳击赛，电视上一出现，她也马上关掉。人们为了赚钱而毫无意义地互相斗殴，在她看来是野蛮的，而围绕她的那些男人的脸，就是在这种娱乐场所中人们可以见到的脸。她可以肯定：从来没看到过那么多丑陋的人集中在同一个地方。

拳击台上的两个人显然都不能命中对方的要害，她带着一种不由自主的憎恶注视着他们，扭住对手，搏斗着，从对方的猛击中躲闪过去。观众们在烟草的迷雾里显得无动于衷，

只有偶尔在一些重重的猛击的砰砰声中，竞技场内才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呼噜呼噜的、野兽般的喧嚣。

鲁道夫，她知道，不时去看职业拳击赛，也听说过他和威利兴致勃勃地讨论一些拳击手，如雷·鲁宾逊。她偷偷望着她兄弟。他似乎对于拳击场上景象颇感兴趣。如今她亲眼看到一场搏斗，鼻子里充满汗臭，而惨白肤色上出现的红色斑块正是拳头击中的地方；鲁道夫的整体性格，那种有教养的而又对万事不以为然的高超姿态，那种似乎缺乏敢作敢为的彬彬礼貌，使她突然怀疑起来。他本来就同拳击场上的野蛮人，同她附近那一排排座位上的野蛮人连接在一起的。

在下一场搏斗中，一个人的眼上方被打裂了，伤口的鲜血喷得他和对手的全身都是。观众看到鲜血而发出的吼声使她恶心；她怀疑能否再安坐在那儿，等她的弟弟越过栏绳爬上台去进行同样的屠杀。

这时，压轴赛上场了，她面色苍白，心里作呕，在一眶泪水和烟雾里，看见一个披着红色浴衣的大汉敏捷地跨过栏绳爬上台来，认出这就是托马斯。

当托马斯的教练把他的浴衣脱下搭在自己肩上，又把拳击手套套在托马斯扎好绷带的手上时，鲁道夫最先注意到的，而且带点儿妒意，是托马斯的全身几乎光溜溜的。鲁道夫身上的汗毛却长得越来越多了，又厚又密的黑毛长满前胸，甚至还散布到了肩头。他的两条腿上也披着一层黑毛，这情况完全不符合他的自我形象。夏天去游泳时，他那毛茸茸的身体使他难堪，老觉得人们在讪笑他。为了这个缘故，他很少晒太

阳浴，一出水面马上穿上衬衣。

托马斯，除了那个雄赳赳的、肌肉发达的、训练过度的身躯，看来还是老样子，简直出人意外。他脸上毫无皱纹，表情也还是一副孩子气而讨人喜欢。在比赛前那套例行程序中，托马斯都是脸挂笑容，但是鲁道夫可以看出他不安地用舌头舐舐他的嘴角。裁判员在台中央给拳击手们作最后指示时，一股大腿上的肌肉在他的紫色绸运动裤下面抽搐着。只有在他被介绍给观众(这个角落里，汤姆·乔达虚，体重一百五十九磅半)时，他举起戴手套的手，匆匆向观众扫了一眼之外，托马斯一直低垂双眼。即使他曾经看见鲁道夫和格丽卿，也一点不动声色。

他的对手是个又高又瘦的黑人，比汤姆高出许多，而且手臂也长，在他那个角落里腾跳着，一面听教练在耳边低声指导，一面点头。

格丽卿脸上带着一种严峻的、痛苦的表情，眯着眼从腾腾烟雾里注视着弟弟强壮而又充满破坏力的赤裸着的身体。她不喜欢身上没有毛的男人——威利就有一身顺眼的红色茸毛——而那种鼓起的职业性的肌肉，使她感到一种本能的厌恶而引起战栗。亲姊妹，都是一个胎里出来的，这一想法令她丧气。在托马斯孩子似的笑容后面，她意识到那种狡猾的邪恶，伤人的愿望，斗殴的欢乐，这一切在他们同住在一所房子里时，就使她对托马斯感情疏远。想到这犹如她自己的血肉之躯暴露在那里，在这灯火辉煌下可怕的仪式中，简直使她受不了。当然罗，她想，我早该知道这一切的；这就是他的下场。为他的生存而斗殴。

两个人是棋逢敌手，同样敏捷，黑人较少进攻，但是能用他的长臂很好防护自己。托马斯不断进攻对方的下三路，双拳并出，猛击黑人的躯体，使黑人倒下来，有时则把对手逼到台角的绳索上，拚死痛击。

“揍死这个黑鬼，”每当托马斯发出一阵暴雨般的猛击时，竞技场后座就有一个声音大喊。格丽卿畏缩了，她为自己来到这种场合感到耻辱，而且为在场的每一个男女感到羞辱。呵，阿诺德·西姆斯，瘸着腿，穿着一件栗色浴衣，说：“乔达虚小姐，你这双脚真漂亮，”梦想着康沃尔，呵，阿诺德·西姆斯，为了今晚的事，原谅我。

十个回合只打了八个回合。托马斯鼻子出血了，眼睛上部的裂口也出血了。但是他毫不迟疑，总是向前挥拳猛击，用一种可怕的、不加考虑的、机械般的力量，慢慢迫使对方精疲力尽。在第八个回合里，那个黑人已经无力举起他的双拳了，托马斯趁机向黑人的前额用右拳迎面直击过去，一下子就把那黑人打倒在台板上。黑人等数到“八”才站起来，摇摇晃晃，简直无法自卫，而托马斯带着一脸鲜血，却还露出笑容，无情地一跃迫近黑人，挥起拳头，直击对方，从格丽卿看来，至少在几秒钟内，猛打了五十下。黑人扑面倒下，观众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声。黑人挣扎着要站起身，一只膝头差不多快支起来了。托马斯叉着双腿，警惕地、残忍地、坚韧地站在中立地带上。他似乎乐意他的对手站起来，继续搏斗；但是当这个黑人无望地瘫在台板上被判输局时，格丽卿看到在托马斯那张打烂了的脸上，迅速掠过一阵失望的神色。

她要呕吐，可是只能干恶心，一面把手帕捂在脸上，手帕上的香味儿使她奇怪，因为这香气是夹杂在竞技场上各色人等的气味里的。她在座位上缩成一团，往下盯着，简直不能再看下去了，她怕自己会昏过去，这样一来，便会向世界宣告她和拳击台上那个胜利的野兽之间命中注定的关系。

鲁道夫从比赛开始到终结，坐在那儿不出一声，他的嘴唇歪扭着，表示不满意这场搏斗的笨拙和血腥味，既无风格也不雅观。

拳击手离开了赛台，那个黑人用毛巾和浴衣裹着，由教练们扶着他越过栏绳，托马斯咧嘴笑着，当人们拍拍他背上时，他就胜利地挥挥手。他从赛台的另一面走向更衣室，这样，便没有机会看到他的哥哥和姐姐了。

观众的人流向外拥去，但是格丽卿和鲁道夫还并排坐着，谁也不吭声。最后格丽卿开口了，声音嘶哑，眼睛还是抬也不抬一下：“让我们离开这儿吧。”

“我们得到后台去，”鲁道夫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格丽卿吃惊地抬眼看看她兄弟。

“我们既来了，”鲁道夫说，“也看了。我们也一定得去找他。”

“他跟我们没有关系。”她一说出口，就知道自己在撒谎。

“走吧。”鲁道夫站起身来，扶着她的胳膊，使她也站了起来。他迎接了一切的挑战，这位在阳光花园里的冷静而又非常有教养的骑士。

“我不去，我不去……”即使连声唠叨，她也明白鲁道夫会坚决引她去会见托马斯，那个血淋淋的、胜利的、残忍的、充

满仇恨的人。

更衣室门口站着几个人，但在鲁道夫推开门时，并没拦阻他。格丽卿退了回去。“我还是在外面等的好，”她说，“也许他还没穿上衣服。”

鲁道夫不顾她说什么，拉着她的手腕拖进了屋里。托马斯坐在污迹斑斑的按摩台上，腰间围着块毛巾，医生正在给他缝合眼睛上部的裂口。

“算不了什么，”医生在说，“再缝一针就完事。”

托马斯闭着双眼，这样可以方便医生的工作，眉毛上方贴一块染成桔色的纱布，这给了他一种丑角似的歪七扭八的神气。他显然已经洗过淋浴，头发湿淋淋地贴在头上，象是一幅古老的不戴手套的拳击家的印刷像。有几个人围着按摩台，鲁道夫认出他们就是在比赛时站在托马斯附近的人。一个穿着紧身衣衫、曲线毕露的女人，在医生每向肉里扎进一针时，便发出轻轻一声叹息。她头发黑得出奇，在两条肉感的腿上穿一双长统黑丝袜。她画了两条细细的黛眉，一副洋娃娃似的古怪模样。屋子里充满了一股陈旧的汗酸、药膏和雪茄烟的味道，还有连着更衣室敞开着门的厕所里透出来的臭气。一条血污斑斑的毛巾扔在油腻的地板上，夹杂在一堆汗水浸透的紫色紧身运动裤、弹性三角带和鞋袜中间，这些都是托马斯在比赛时穿过的。屋子里闷热得厉害。

我在这样的地方干什么，格丽卿思忖着。我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成啦，”医生说，向后退了几步，头偏向一边，欣赏自己的成绩。他在伤口上贴了一块纱布再加上一条橡皮膏。“十天之